

把2020年放在一起了

原创 李镜合 李镜合 2020-12-23 08:45

Berthier-sur-Mer, 八月底

上周Spotify给我推送了2020年自己最常听的100首歌，总时长5小时50分钟，我看了一眼歌单，发现里边有很多古典音乐，从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肖邦到柴可夫斯基，我以前不怎么听古典音乐的，音乐趣味从大学之后就长期徘徊在60年代或90年代英伦摇滚附近，今年因为上法语课，歌单里有一些法语歌，有段时间晚上睡得晚而且喝酒，也重复听了一些莱昂纳德·科恩，还找来一本写他的自传，厚厚的一本不眠不休地读完了，在某一时刻有谁不想躲到希腊一个无人海岛或者崎岖落基山上的一个寺庙呢。只是从8月底之后，我开始天天循环播放古典音乐，从巴赫开始，之后就让Spotify随机推送，只要是20世纪之前没有歌词的古典音乐，钢琴或者小提琴曲，我都能愉快地接受。

因为我对音乐并无鉴赏能力，只有最直接和被动的感受，而且常常是卸下逆鳞之后敞开腹部的羽毛任由抚摸的顺从态度，与此同时，我开始洁癖一样讨厌稍微不慎就让我发现虚伪造作的文字，包括歌词，每天捏着鼻子看互联网上包括自己制造出来的垃圾东西。

文字要传情达意，需要从内容上理解，而内容并不可靠。音乐是形式的语言，依靠音符的排列组合，客观，共振，击中你就是击中你，不需要你去学习理解，也不在乎你的感悟能力高低，救你出泥潭，不需要你呼救，也不需要你答应，听到即可。虽然评论家们能就一首乐曲写一个论文，但那也是另一种经验或知识上的传递，和文字产生的内容一样，再珍贵再精彩，最多类似捂着嘴悄悄在你耳朵边说，告诉你一个秘密，然后是被解密的真相。而音乐本身就是秘密，没有进一步解答的可能或者必要。一个写文字的人多多少少都希望有一天能写出来像音乐一样的文字，即形式就是内容本身，再无表达上的不尽，或者理解上的差错，类似方程式，成立或者你错了。

我这样一边写文字，一边辱骂文字，和我从八月底突然一头扎进古典音乐一样，显然是哪里出了问题。我后来当然知道了，躲进古典音乐和避开身边人群是同一条路，我只是因为当时生活中和其他人交往产生了一些创伤，于是极端到想把人类这种混杂无端无从把握的物种内容彻底从我的生活中排除出去，如果有一种辨明善恶是非边界的胶囊，我当然会毫不犹豫地吞下去，然后像拿着一把刻度尺把握和其他人的距离，如同音程，在两个乐音之间试探往返，我知道呆在哪里我能听到最舒服的声音，再远一点点近一点点都不可以，我愿意永远呆在那里。

可那不是生活，生活暗藏险滩，又随时一道浪劈头盖脸扑过来。熟悉了音乐之后，有了一些判断力，适应了舒服的节奏，你躺在最平静温软的海浪上，像是被水藻裹好的海獭，安心睡觉，你相信大海，相信古典音乐，相信一些程式，知道下一道音浪会舒缓地摇过你的肩膀，浸润你的脊背心堂，包裹你所有可能遭遇过的创伤，你躺在海面上，仰头看夜空，响起来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莫扎特后来被填词为《小星星》的变奏曲，而它最初是18世纪法国的一首歌谣，Ah, vous dirai-je, maman，妈妈，请听我说。

Ah ! Vous dirai-je maman
Ce qui cause mon tourment?
Papa veut que je raisonne
Comme une grande personne
Moi je dis que les bonbons
Valent mieux que la raison.

妈妈，为什么我会痛苦呢？爸爸说让我像个大人一样理性。

又或者是关于爱情

Ah ! vous dirai-je, maman

Ce qui cause mon tourment ?

Depuis que j'ai vu Silvandre

Me regarder d'un air tendre

Mon cœur dit à chaque instant:

« Peut-on vivre sans amant ? »

妈妈，为什么我会痛苦呢？我们可以活着但没有爱么？

不能，都不能，我们都要长大，然后既收获爱，又面对痛苦。于是古典音乐有了含义不同的歌词，于是有了一些你之前听这首莫扎特变奏曲时完全不曾考虑过的内容。“妈妈，那永恒的快乐在哪里，你没有告诉我，妈妈，那短暂的幸福在哪里，你没有告诉我……”

上周末搬完家之后，我和我妈视频，她说她马上要生日了，自己老了。我的性格我们家人都知道，自然不会也不知道如何安慰或者回复，我只能说，我也老了，妈妈。

从12年开始，我都尽量每年出去旅行，而且越走越远，我妈说你哪有老，你看你现在还是到处乱跑，也不想安定下来。2020年我老老实实在魁北克呆了一年，只在短暂的夏末，枫叶刚红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开车沿着魁北克南部走了几天，我尽可能躲开国道省道，走乡下无人的小路，两边都是一望无际的农田，牛群和待收割用来给牧群过冬的稻草，或者从路中间闪跃过去的白尾鹿们。大西洋的海边太远了，我开不到，就停在了一个叫Berthier-sur-Mer的地方，Berthier-by-the-sea，面对圣劳伦斯河漫长的入海口。

那时候就是八月底，我心情无比沮丧，只能尽可能躲开一切，除了只有一面之缘的人，我之所以喜欢旅行，也是因为旅途中的人都仅仅是一面之缘，我们彼此都毫不吝啬自己的善意，这是一种很讨巧的人生经历，不足效法。在Berthier-by-the-sea的时候，我在码头停下车，坐在车里，想到加拿大隔壁不远的马萨诸塞州有一个叫Manchester-by-the-Sea的地方，16年的电影《海边的曼彻斯特》里，卡西·阿弗莱克饰演的李·钱德勒说，“I can't beat it.”相比电影里他遭受的一切，我的生活负痛感几乎为零，但我依然说不清什么是it, what kind of pain it is, 如何beat，说不清为什么不快乐。虽然到今天，我坐在卧室依然会害怕有人突然在我背后大声冲我喊叫。

我想起17年我看Jonathan Franzen的散文集里有一篇文章《Pain Will Not Kill You》，是他给某个大学学生的演讲，“But when you go out and put yourself in real relation to real people, or even just real animals, there's a very real danger that you might end up loving some of them. And who knows what might happen to you then?”当你真的走出去，去接触真实的人类甚至动物，你可能会爱上那些危险，没有人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

2020年4月雪融化之后，我就开始沿着树丛里一条固定的小路跑步，跑到10月份天冷下来，有时候一周平均每天能跑12公里，看到叶子如何一点一点长出来，由绿变红，衰黄又掉落，玉米地从翻土到播种，从抽穗到收获，割倒之后等待被雪覆盖和之后新的一年。昨天气温升高，我换了衣服鞋子，又出去跑步，几乎两个月没运动了，跑了十公里回来，今天上下楼梯时结结实实感受到腿痛，I feel pain, then I feel myself.

我今天还继续在豆瓣和微博上写一点不疼不痒的字，在挑剔痛恨了很多内容之后，在用音乐砌成一道形式的围墙之后，还是没舍得放弃一个和其他人交流的通道，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there's a very real danger that you might end up loving some of them. And who knows what might happen to you then”。我也很感激，网络还让我认识了一些可爱善良的人，想到他们，我随时都可能开心起来。

19世纪哲学家密尔曾担忧音乐被穷尽的可能性，因为排列组合有限，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杞人忧天，因为渺小的人类甚至还没完全理解无穷这个概念。但我知道有一个比无穷更复杂莫测的概念，好像就是我身边每一个具体的人，如果我有不再嫌弃文字的理由，那应该就是文字还有一点表达我和他们共同复杂感受的作用，或者用博尔赫斯的话来说，文学是无法耗尽的，一本书本质上就是一种的关系，“it is a relationship, an axis of innumerable relationships.”

所以上周搬家之后，我又开始听一些古典音乐之外的歌曲，Spotify像是要考验我准备好新的一年了么一样，准确而且频繁推送My Little Airport的《Love Disabled》

l'amour, mes amants, mon amour, aimer.

愛情，愛人們，我的愛，去愛。

而我將要說的是，

l'impossibilité d'aimer dans notre temps.

我們時代的愛無能。

可是在年底，回望过去这一年，由近到远，我可以反着唱：

l'impossibilité d'aimer dans notre temps.

我们时代的爱无能。

而我将要说的，

l'amour, mes amants, mon amour, aimer.

爱情，爱人们，我的爱，去爱。

然后我把过去一年来一些看上去好像受欢迎的广播微博放在一起了（图片和带图片的也有很多，但我就不折腾了，找图然后编辑太麻烦），我本来想细碎地写一下自己过去的2020年，今年后半年开始我已经愿意在网上写一点自己了，但我好像已经过了或者还没到那个愿意记录和坦露自己的年龄，但我在尽量做到诚恳，虽然我几乎不写随笔，如E.B怀特所说，一个随笔写作者唯一不能做就是欺骗和隐藏，“There is one thing the essayist cannot do, though-he cannot indulge himself in deceit or in concealment, for he will be found out in no time.”我想这些过去一年写下来的虚虚实实的东西，大概已经替我说了很多我不愿也不擅长说出来的话，而且它们让一些人喜欢了，我很开心。

祝各位2021年快乐，这种对于时间节点的划分庆祝自然也是人类徒劳把握时间的一点小把戏，“The real cause is our murky pervasive suspicion Of the enigma of Time,” 只是不妨碍人类会在其间寻找勇气 and 希望，

“It is our awe at the miracle

That, though the chances are infinite

And though we are

Drops in Heraclitus' river,

Allows something in us to endure,

Never moving.”（Year's End by J.L. Borges）

最后贴一首很久以前刚来豆瓣的时候一位豆瓣友邻抄给我的Mark Strand的一首诗《Lines for Winter》

Tell yourself
as it gets cold and gray falls from the air
that you will go on
walking, hearing
the same tune no matter where
you find yourself—
inside the dome of dark
or under the cracking white
of the moon's gaze in a valley of snow.
Tonight as it gets cold
tell yourself
what you know which is nothing
but the tune your bones play
as you keep going. And you will be able
for once to lie down under the small fire
of winter stars.
And if it happens that you cannot
go on or turn back
and you find yourself
where you will be at the end,
tell yourself
in that final flowing of cold through your limbs
that you love what you are.

冬天快乐，新年快乐，愿你“love what you are”. 2021年见。

2020 0101

2019的最后一句话好像是说给家里的蜘蛛们的，它们在房子里的一些角落结网，楼梯的一个台阶内侧就有，每次上楼的时候到那一阶脚落下得就轻一些，接近凌晨，要睡觉了，回卧室之前，关了灯，屋里暗下来，说了声新年快乐，蜘蛛们听懂了一样，连夜忙了起来，把一张旧网结了。

2020 0107

如果你遇到鹅毛大雪，就去拿一个枕头套到外边装满它，然后寄给在某个热带动物园睡不着觉的北极熊。

2020 0109

我小时候第一次听到脉搏这个词的时候，还不认识脉这个字，以为是麦子的麦，于是每天忧心忡忡看着自己的手腕想象着里边有一颗麦粒在跳动，去看病医生要把脉的时候，也以为是担心那颗麦子是否健康，偷偷握紧拳头给麦子打气鼓励，我不知道麦子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入我体内的，就像我不明白我是怎么生出来一样，但它好像很重要的样子，在乡下我默默观察过一季麦子从播种到收获，但还是毫无线索，唯一知道的是有一些麦子最后是以农业税的形式上交给国家的，那时候国家是一个地理概念，就是北京，我想那些麦子最后都去了北京，伟大的领袖会把它们分配给医院刚出生就只会哭的小孩子，然后他们才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忘了什么课上，老师让我们

自己种植物，我就在一个花盆里养了麦子，看着它们破土抽苗长叶结穗直到发黄，那是我第一次照顾一个生命进程，即使也没做什么，但因为感觉我们俩血麦相连，上课的时候也会时不时想起它，感觉比现在认捐一棵树要来得严肃一些。我已经忘了是什么契机让我了解了脉搏的真相，也许是自然而然就忘记了那个幼稚的想法，也许是上课的时候我曾把耳朵贴在邻桌喜欢的女孩的手腕上，说我想听听你的麦子跳得怎么样，她没有抽回去手，而我脑袋搁上去然后假装睡着了，知道它和心跳有关系，和庄稼和植物无关。

2020 0116

之前一个人在一个高原徒步，夜里天气很冷，这里没什么植被，草也很少，找了好久才捡来一些干树枝生火，冻惨了快，火烧起来才稍微好一点，然后一只企鹅也靠近坐了下来，我伸着双手烤火，很开心，和企鹅说了句很鸡汤的话，我说你看我一点都不介意和你分享温暖，因为它一点都没有减少。企鹅冷冷地说我根本就不冷。火灭了后，企鹅坐过来靠在我身上，说我也不介意。

2020 0117

想家，想回国吃剁椒鱼头，这边超市连条完整的鱼都没见过。昨晚梦见在厨房切辣椒，切着切着就哭出来了，说要是有个鱼头在就好了，劈开了抹上辣椒上锅蒸，一边抹眼泪听到广播里新闻说圣劳伦斯河里那只平日欺行霸市渔猎百姓胡作非为的胖头鱼（花鲢，鳙鱼，播音员注）被抓到了，下午四点在魁北克城堡前边问斩，我听完在围裙上匆忙擦了手都没来得及摘就冲出去了，开车去魁北克城。好大的一条头好胖的胖头鱼啊！花鲢被推上断头台，我紧张地在下边看着，有眼泪也有口水，刀落下来后鱼头滚到我脚边，完了士兵们收拾东西要走了，我抱起鱼头冲断头台喊，pardon！再竖着劈一下可以么，s'il vous plaît.

2020 0127

钥匙丢了，回不了家，春节城市空了，物业也不接电话，找遍了天桥还有电线杆上的小广告，没人可以配钥匙，我去朋友的烘焙店里，说你给我烤个钥匙吧，我记得钥匙的齿形，画了下来，之前陪你去拔智齿，你说牙齿为什么不可以是巧克力做成的，像一些细胞一样，第二天就恢复原样，我想说可能坚固的东西需要时间，但你在旁边张嘴啊啊啊让我看你的牙齿。朋友做了磨具出来，问我用什么材料，我想了想说，就巧克力吧。我带着一把巧克力钥匙回家，当然也没抱什么希望。

2020 0128

电梯开门进来一只企鹅，送外卖着装，在楼层按键前边犹豫，反复核对订单地址。我看见是16楼，知道它刚好够不着，就伸手帮企鹅摁了。企鹅说谢谢。我说不会。企鹅说我也不总是够不着。我说哦。企鹅说我家2楼，不用电梯。我说哦。企鹅说今天是帮朋友代班，他病了。我说哦。企鹅说你不需要这么小心和我说话，放松一下吧，我是企鹅。我说好啊开心地把企鹅抱起来，摘了口罩说你想摁哪楼？反正也没人。

2020 0129

出了意外，伞兵降落摔在一片陌生的雪地上，动弹不得，万念俱灰，终于联系到指挥部，“现在就只能躺着，请求支援，这儿什么都没有，我也动不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一群企鹅围了上来，伞兵视线里出现一圈白肚皮和好奇的黑脑袋，“但感觉很好，请组织放心。”

2020 0201

天空下起双黄连雨，大家走出来了，都觉得苦了。

2020 0209

梦到自己一个人晚上加班在办公室睡着了，醒来听到桌子上的打印机在往外边吐传真，嗒嗒嗒，我意识到已经很晚了，办公楼都已经空了，突然好害怕，咳凑了出来，正在被吐出来那张传真一下子就停住了，怔了下，开始往回缩，嗒嗒嗒...

2020 0209

“呐，你知道吗？听说樱花飘落的速度是秒速五厘米哦。”秒速5厘米，那是樱花飘落的速度，那么怎样的速度才是秒删呢？

2020 0220

早上出门看到猫的脚印，离开时的脚印还新鲜，像没操作好粘在笼屉上的包子皮，来时的脚印被一层雪遮着，日出之前，邻居的一只猫躲在我家门廊下边看了一场小雪。

2020 0217

早上在家做薄饼，门铃响了，我走不开，说门没锁自己进来吧，门外边传来熊的声音，说它也腾不开手，我把火关小，跑过去开门看到熊抱着一罐枫糖浆，舔着鼻头，两只爪子上也是，地上洒的都有，啊我的朋友，来自佛蒙特的熊，它比我们更早知道春天来了，知道枫树液不再凝固，从冬眠的洞里爬出来之后，收集了枫树液，赶在复活节前比魁北克人更早地找到树林里被废弃了一个冬季的“糖屋”，在那里把枫树液熬成枫糖浆，新鲜的枫糖浆要淋在刚做好的薄饼上！我还把冰箱里冷冻起来的去年秋天和熊一起在山后边摘的蓝莓也拿了出来，洒在做薄饼的面糊里，熊说很久不见了啊，夏天了你到我家，我会有蜂蜜，你知道我家在哪里吧，我说我会顺着蚂蚁的路线找到你的。

2020 0219

家里洗手池的水龙头是自动感应的，前两天突然坏了，这个时候怎么会有人上门维修呢，自己还不死心，每次都伸出手反复试探，没有任何反应，之后被家里的猫看到了，每次都跳上洗手台，把爪子伸到水龙头下边，水就流了出来，然后把洗手台让出来给我，蹲在旁边舔刚刚湿润的粉红色的掌垫，可能水龙头并没有坏，可能只是我不在了，希望家里都好，猫也好。

2020 0221

栗子打电话和我说她已经在日内瓦了，潜伏在对撞机的通道里，让我也赶快过来，我说我现在正在隔离呢不好出去。她说我已经把通道挖到你家冰箱下边了，你从任意一颗速冻汤圆里钻进来即可。我们比病毒还小，再也没用什么可失去的了，而且相撞之后还会诞生出更加不可思议的东西。钻进去之后想起来栗子也喜欢吃栗子馅儿的汤圆，就举了一颗给她带过去，变成了一粒渺小的质子之后，不再害怕了，那颗汤圆在控制台的粒子识别下拉菜单中无法归类，值班的一个工作人员手动添加为humanity.

2020 0222

15年春天我在平安里西大街的一个考点参加中央纪委下属事业单位的笔试，在一道关于新时期反腐工作的论述题上写下：很重要，但我得走了，举手交卷。我清楚地记得你从平安里地铁站H口出来时候的样子，天碰巧是蓝的，拥抱的时候你说了一年了么，一年没有见了把，我说是啊，我好想你，我想起那道论述题，关于腐败，有机物，机关，政体，人民，都会变质的，爱情不会，最后我们分开了，也是人类自己腐坏，和它无关。

2020 0227

之前在酒吧工作，周二没人的晚上常进来一只猫，点什么都无所谓，放吧台之后它就用手推下去了，问它心情好点了么？它说下一杯，如果进来一只熊，就要用最大的桶装蔓越莓伏特加，熊醉汹汹会告诉大家树林里哪里的莓还没有摘干净，最喜欢的是一只企鹅，坐好后点威士忌加冰，不要威士忌，未成年绅士的模样。

2020 0305

谁没有呢，上帝就没有拖延症么？创世纪的时候第六日才造人，人是不是deadline的产物？

2020 0313

之前从波士顿开车回蒙特利尔，路上遇见一只招手搭车的企鹅，我说过边境的时候你自己和边检海关解释就好，美国人很难搞的，它跳了上来，我当时刚拜访完朋友，隐隐有彼此以后怕是不会再见的难过，也格外珍惜和企鹅的第一次相遇，我们聊了很多，还请它吃饭和冷饮，问它去蒙特利尔做什么，它说也是看朋友，我说也是企鹅么，它说peut être，到了边境填登记表格，在是否携带活体动物的一栏打了X，工作人员收表格的时候问你确定么？那只企鹅说它是你带过来的，我看到在椅子上坐着的企鹅给了我一个wink，我改了下表格，过了边境，我问旁边的企鹅，你那样说是为了过境么？它说当然不是，我自己完全可以飞过来的，我说真的么，企鹅说只是我相信你更多一点。

2020 0320

你就是时代的一粒灰，落在山上，like nothing happened.

2020 0322

“我已经放弃拯救人类了，” God said，“我准备好好照顾下南极那片地方的企鹅就行了，我有时候觉得当时给它们创造的条件太艰难了，但它们还是那么可爱。” God扒开一朵云，从天空偷偷看企鹅，“我都不知道我能创造出来这么好的东西，真有我的，我不能因为人类就对自己没有信心。”

“赎罪券那种狗屁东西肯定是骗人也是骗我的，当然没用，但如果上边印的有各种企鹅，我还是愿意看一下的，会想收集个全套什么的。”God边看企鹅边想。

2020 0326

不知道千手观音有没有囤够洗手液。

2020 0331

每天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全球疫情地图，只有南极大陆没有红点，不知道企鹅们怎么样了，突然出现一个红点，紧张，点开发现是企鹅发了个朋友圈动态：大家会担心我们么？我们很好，这里很安全，下边有几个南极科考站点赞。

2020 0408

有次在一个公交车站等公交，这个小地方周末两小时一班车，也不太准时，旁边站着一只企鹅，对我说你好，我好渴啊想去买喝的，如果公交车来了你能和司机说下等我下么，我马上就回来，马上。我说好，看着企鹅一颠一颠去车站后边的小卖部，公交车来了，我有些羞于开口，毕竟不是每个人都会信，和司机说能不能...就是可不可以稍微...反正你也迟到了，后边那句抱怨自然没敢说，我一只脚踏在台阶上，回头看企鹅的方向，司机说你上不上来啊我关门了，我说再等一下，有只企鹅，真的，马上，然后看到企鹅半飞半跑过来，上了车，企鹅坐在我旁边，递给我一个冰淇淋，说对不起啊是因为你们人类真的有好多种口味的冰淇淋啊，还问了店主。

2020 0412

在医院输液区坐着输液，进来一只熊，横着手臂举着吊瓶找位置，在我旁边的空位上坐了下来，打招呼问我怎么了，我指了指喉咙说发炎，声音喑哑，熊说，哦不好意思那你少说说话，你问我啊，我头晕，医生说低血糖，我抬头看见熊的吊瓶是瓶蜂蜜，输液的管子顺着熊的手臂到熊的嘴边，熊说话的间隙停下里吮吸一下，熊说，我再也不要去看兽医了，他们老说我牙要坏了，还是人民医院好，我爱人民。

2020 0412

在一个很小的杂货店打工，按照规定疫情期间一次最多只能进来两个顾客，鸭妈妈站在门外边，我打开门啊，看到后边跟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只小鸭子，它说只能带进来一个么？带哪个好呢？留在外边没一个省心的啊。老板电

话打不通，Guidelines里边也没写这种情况怎么办，我说你进去吧，我在外边看着小鸭子们，或者你想买什么告诉我我可以拿...话没落音，鸭妈妈就冲进去了，拜托了谢了终于可以暂时摆脱这些臭崽子们了。我站在外边看着，被小鸭子围着，问我要妈妈。

2020 0416

有次吃回转寿司左边坐着一只树懒，我看它手举在半空好久了，没捞住一个，服务员倒是过来几次，请问先生需要什么帮助么，树懒说这菜~能~~否~转~~得慢一点呢，后边四个字是我替它说的，右边下游几位顾客听见不乐意了，还慢啊，赶不上吃啊，前边有几位逮着金枪鱼寿司猛吃，我们这还没见过几个，是猫吧，上游几位猫顾客听见了抬起猫脑袋，我看到对面一侧露出猫耳朵，猫们摁下金枪鱼寿司，说那米饭给你们？大家吵了起来，树懒很不好意思，说大~大~~家~~消消气，后边两个词是我替它说的，树懒从凳子上慢慢下来，自己提前走了，我也吃完离开，到门口抽烟，看见树懒还在，他说也给我一支吧，还有烟么（我快进打字），我给它点上，它说我抽得慢，你先走吧，我说没关系，我喜欢和抽烟慢的人呆着，中间烟灭了几次，我给它又点上，它凑近火苗，说开~心~~，打火机都烫了，我说你快点，它说你倒是可以拜托我其他事情，嘿。下起雨了，我俩往屋檐下挪了挪，那几只猫刚吃完出门，仰头伸爪试探，说下雨了啊，几步跳跃消失在城市中。树懒说，羡慕猫，弹掉很长的烟灰。

2020 0418

今天在河边散步看到一只河狸，一开始没看清，以为漂着一截木头，走近了发现是河狸！但它看到我马上就扎进水里消失了，我用手机google了下，河狸能在水下憋气多久？记录是15分钟！天哪真有你的河狸，设了闹钟，坐在河岸边一截倒下的木头上，瞭望看附近哪里有河狸的家beaver lodge，一刻钟后闹铃响了，但过了会儿河狸才又露出水面，说，sir，thanks for your patience，但你能不要坐在我心仪的木头上么。我忙站起来说不好意思，然后帮它把木头推到河里，说河狸你很棒，破纪录了啊，河狸说谢谢，I hold breath for what I love，not to break a record，再见，先生，祝您也有一个美好的春天，河狸拖着木头游走了。

2020 0420

疫情期间为了减少人际接触保护员工，加拿大邮政招了一批北美浣熊（bilingual）送件，周末也可以派送了，昨天听到门铃开门看到一只拿着包裹仰着头的浣熊，说您的快递，先生，可以签收一下么？看到签名，问我是中国人么，你豪，我说啊你会中文，它说a little bit，之前住在一个中餐厅附近，员工休息时在餐厅后边聊天抽烟，听到不少，靠他家的垃圾箱度过冬天，很多好吃的，你看我的肚子，它合上笔帽，腾出手捏了捏，现在是看不出来了，最近瘦下来了好像，餐厅关门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开。我说很快就会好的，你还会回去那里么？它把回单撕下来放进文件夹，说当然了先生，我家就在那里，是的，都会好的，ça va bien aller. 浣熊回到货车上，从窗户里冲我挥了手，说哉见~

2020 0424

用Zoom上法语网课，其中一位同学是土拨鼠，就是那只会突然啊~的土拨鼠，它说地下网络不好，现在站在外边，但山里信号也一般，常常一动不动，老师问它隔离期间还适应么，土拨鼠一动不动没反应，老师又确认地问你在么土拨鼠，土拨鼠突然啊~的一声喊出来了，因为网络延迟，还有回声啊啊啊啊~，听起来惨得不行，我当时正分心在旁边的灶上颠勺做炒饭，一哆嗦，盐放多了，也啊~了一声出来，加入到土拨鼠的啊~的回声队伍中，可是只有我知道我心里的苦，我为了让做饭吃饭变得有意义，一边上法语网课，可是呢。我私聊了土拨鼠，我说兄弟，你不要这样一惊一乍行么，土拨鼠把视频关了，音频还是有点卡，但打字没问题，私聊和我说，啊~对不起，糟蹋了你的炒饭，我说啊~你怎么发现的！不要告诉老师，土拨鼠说啊~我隔着屏幕都闻到香味啦，实不相瞒，我卡得一动不动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也在想您的炒饭，啊~真好，语言都没办法这样沟通。

2020 0428

朋友说去年这个时候那片云又回来了，我说你没记错吧，他说错不了，那时候就这样发消息给你说一起出去走

走。

2020 0429

因为疫情，线下博彩行业遭受重创，在赌场发牌和回收老虎机硬币的蜘蛛窘困待业在家，老板问公司业务转到线上，问它在网上工作行么，蜘蛛说我还是希望把工作和生活分开。

2020 0430

今天的Zoom法语网课老师让互相自我介绍，我和土拨鼠一组互相问答，问它多大啦，结婚了嘛，有孩子了？几个啊，土拨鼠说它信号还是不行，有时候卡得厉害，问到孩子的问题，才突然啊！！的一声喊了出来，攒了好久的样子，伸出三个手指说仨 trois! 啊~什么时候才能送孩子回学校啊，疯球了快，啊！！听起来惨得不行，土拨鼠举着ipad在洞口外边上课，我们看见背景里出现三只小土拨鼠，啊~大家都叫了出来，说好可爱，土拨鼠回头看见了，喊啊！！又来了，再跑远就没信号了。

2020 0502

睡不着觉的夜晚我抱着体重秤来到海边，站在阵阵海浪里观察自己的体重变化，据此得出海或者夜晚与我有关的重量，短暂的变幻的。

2020 0505

今天的Zoom法语网课又和土拨鼠分到一组了，老师让彼此共享桌面问答新单词，瞥见土拨鼠的浏览器上有一个页面是搜索“怎么挖一个只有自己知道的洞”，我告诉土拨鼠我也早有这个想法，可以一起么？土拨鼠说您的话没问题的！我们俩在小组房间里热情讨论了去哪儿挖什么时候挖要挖多大.....然后老师进房间了问我们练习怎么样，我们俩背着手连连点头très bien très bien，下课后我开车去找土拨鼠，我们俩在山里找了个地方挖了一系列相通的洞，夜里，月亮升上来，风也吹了起来，我们俩躺在洞里，风从我们身上吹过去，洞穴像管风琴一样响了起来，土拨鼠说我想永远任由此时的风这样摆布。

2020 0506

有次在庙会上套圈，把老板的猫套进去了，老板冲过来说，不行不行这不行的啊，我再免费给你十个圈好吧，然后把猫从一排排的玩具中间抱走，说傻猫，小心圈套，跟紧我。

2020 0507

梦见孙悟空摇身一变成了一款最新iPhone给唐僧用，唐僧拿到之后爱不释手，说siri，给我播放一遍紧箍咒，siri说，去你大爷的。

2020 0508

今天夜里下雨了，我一边在想着昨夜非常漂亮的月亮，一地青白，亮堂堂的月亮，一边记录每颗雨滴击打屋顶的声音，觉得又一个百无聊赖的夜晚就要过去了，门铃响了，开门发现是熊，撑着伞，拎着酒，我的朋友，说过来想和聊聊昨晚的月亮还有其他遗憾的事情。

2020 0510

有次春末喝多了，在西四北大街，饿了，想吃面，汤面，进了一个小面馆，好像是兰州拉面，快打烊了，音乐里放着人间，“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就师傅一个人，说什么时候了，我说我饿哦，我疯狂地想吃您做的拉面，师傅说我歇会儿，到外边抽根烟，我徒弟做给你吧，然后看到厨房里一只小熊猫跳到案板上，揪一（小熊猫）拳面，我说再多点吧，我饿，小熊猫说您别急啊，我手小，小熊猫站在案板上抻面，“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的笑容，但愿您流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上下一悠，然后当中一合，成两股，再抻再合，四股，八股.....您要多细的，小猫熊问，我们有，您看前边贴着，毛

细，三细，二细，韭叶，中宽....我说你最细能拉到多少，小熊猫说您考我啊，我说也不是，就想看你这样一直抻面，我喜欢期待胜过期待本身，我可以按时付费，小熊猫背过身开始玩命儿拉，音乐是誓言，“前面的路 也许真的并不太清楚 放心地走了以后 也许会觉得辛苦 也许会想停也停不住.....”，忘了到什么时候，面条越来越细，我逐渐看不清了，揉了揉眼睛，可能是面条被拉到透明了，小熊猫走到我面前，举着双手给我看，现在呢？我说啊太谢谢你了~可是小熊猫我也几乎看不清了。

2020 0512

还有次被家人安排相亲，说行不行去看看，见面发现对面坐着一只鸽子，北方常见鸽种，灰头，土脸，愣愣地坐在一边，见到我咕~了声，我心说是来传信儿的吧，鸽子说不是，你没被放鸽子，它就是来和我相亲的，我说行吧，反正都一样，我是应付家里人的，鸽子说是吧，它也是。也就没点东西吃，完了鸽子问我回家么，我说是，想起来家里没米了，买了一袋米从超市出来，没留意袋子漏了，一粒一粒米沿街撒着，那只相亲的鸽子一直跟在我后边，到家转身才发现，鸽子仰头看着我，说爱您，爱带我回家，眼睛和地上的米粒一样在路灯下边亮晶晶的，看到我在看它，没再说话，嗝~了声。

2020 0516

省里说理发店之类的已经可以重新营业了，但常去的卡尔森街那家企鹅开的店还是没有开门，我的头发已经很长了，再次路过理发店的时候在门上留了个纸条，说需要您！其他理发师我不习惯，留了电话，之后收到企鹅的消息，说您现在方便的话就过来吧，我其实已经准备关门了之回南极了。到了店里，东西已经打包得差不多了，企鹅正在把墙上的镜子挂回去，我说不用了，我不需要看，我相信你的，企鹅说我需要看啊，帮我绑上围布，拿起剪刀，说那就还是老样子啊？我点点头，老样子。头发断断续续落下来，企鹅说，您知道，老样子其实就是在挑战生命吧，在南极，当我们说老样子的时候，除了冰雪，是期待的人又回来了。

2020 0521

白天可能有很多，而夜晚只有一个，先生，从北京飞多伦多的飞机上旁边坐着的一只夜莺对我说，所有的夜晚都是同一个，月亮和星座只是一种迷惑，我重复着唱歌给同一个夜晚里永远的她。时差的混乱让第一次坐越洋飞机的夜莺有些不知所措，怕错过夜晚，我告诉它落地之后你会发现还是十二个小时之前的夜晚。我说的对吧，夜莺说，只有一个夜晚，但抵达之后我可以唱两首歌给您，先生。

2020 0525

在整个三十年的班达海，我都记录下来那些不愿意登陆的台风的名字，它们选择背向海岛和陆地，朝着更远的大海，咀嚼或享受自我毁灭，我每年用递增的数字给一个熟悉的台风命名，像是它有了成长的年轮和岁月一样，奶奶提醒过我可以关心一下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毕竟这是我们唯一失去的东西，那个不愿意登陆的台风像我自己的成长一样带走了我太多的东西，我和之后爱过的人指尖的接触，这些最后都剩下回忆而已，后来我随军队搬到中亚腹地，一个从班达海过来的台风曾轻轻掀起来我的帐篷，那天的天气预报也要求我在家守候。

2020 0527

之前在一个餐厅厨房帮工，每两天delivery day，夏天海鲜上市之后会更频繁一些，贻贝几乎每天都要送过来，有次我替一个员工到厨房外边接货，送贻贝的是一只戴着帽子的海獭，停车，熄火，到卡车后边打开货箱，清点箱子，说这几筐贻贝是给你们家，又拿出来文件让签字，看着我陌生，说你知道怎么开贻贝嘛？我想那是顾客的事情，我们厨房负责煮就好了，海獭看我疑惑，说huh你们人类还有很多要学的，说着从筐子里拿了一枚贻贝出来，在我前边躺下来，说就这样，先放到胸前，海獭一只手护着贻贝，另一只手给我比划讲解，然后用石头，诶石头呢，海獭用手在地面上摸，一般我都带着，我看到脚边就有，给海獭挪了过去，海獭抓到石头后在胸前砸贻贝，这样子，一下两下不行多砸几下就好了，海獭示范完了，贻贝已经砸开了，这个就算我的吧，海獭说，下次送货我多补给你们几个，海獭站起来之后边吃贻贝边和我说，在陆地上这样操作有点奇怪，在海里的时候我别提多可爱和能干了，啊those good old times。那天每次有客人点贻贝我都会想到海獭，还从厨房门的一个窗口里

看前边餐厅是否有客人躺下来砸贻贝。

2020 0614

而我就知道从前也有很多发送失败没有进入既定轨道的卫星，但它们不愿意回来，消息也没有公布于众，你很难称它们是星星，又不知道它们在哪里，坐标为何，会不会令夜空产生一点意义。

2020 0616

之前在一个便利店打工，夜班，天亮前常有一只袋鼠来买东西，说在旁边的电子厂打工，也是夜班，下工之后过来买点吃的，我问它要袋子么，她指指自己的肚子，你说呢，我看见袋鼠鼓起来的袋子，说你带着孩子打工啊？袋鼠说是，没人看，老家没人，这边也只我自己，它爸爸不在了，就自己一直带着，也不麻烦，孩子听话，上班时一直睡觉。我想起我小时候爸爸不在了之后，我妈想不到赚钱的办法，带着我去打麻将，想养家糊口，整通宵地打，大概是想通过努力打败概率，我后半夜在她怀里睡着，头垂下去能看到下家的牌，后来就装着眯眼睡觉，耳濡目染对麻将也懂一二，暗中提醒我妈哪张要挨杠被吃或小心听牌。有天老板说店里是不是丢东西，我想起其实一直没有见过袋鼠的孩子，我最后一次上夜班，又问袋鼠需要袋子么，现在不要钱了，袋鼠说还是不需要，环保，我对袋鼠说你要是不着急回去，我请你吃关东煮哦，马上就好了，袋鼠妈妈犹豫之间小袋鼠从袋子里冒出来，说这个可以的，妈妈。后来老板又加装了监控和防盗镜，我也刚好离开了。

2020 0622

入秋之后在西蒙菲沙河边找了个没人的地方钓三文鱼，看见熊也在那里，彼此点头示意，又彼此看不上对方捕鱼的方式，我太喜欢吃三文鱼了，可能比熊还喜欢，它或许只是没有其他冬眠前饱腹的办法，钓到鱼后我就在岸边生火架起来烤鱼，带的有蒜粉，罗勒，欧芹碎，黑胡椒，盐等等，一会儿熊就被勾引过来了，我分给了它一条，熊边吃边说虽然很好吃，但是没必要，可还是舔舔手掌问我还有没有了。之后一直到冬天之前我们都常见面，交流哪儿鱼多，哪儿鱼好，哪儿环境静悄悄，一起烤鱼，后来有次没注意在别人私人领地上钓鱼被报警抓了，连同熊也一起拷走了，换了一辆大车才都塞进去，熊不明所以，很慌张，但被打了麻醉枪，意识有些恍惚，说今年好像睡得有点早，但谢谢你，我吃得很好，我在哪睡觉都一样，但希望你没事。来年春天见到熊，它还记得我，说你果然没事啊，那是我第一次有希望这个想法，很奇妙。

2020 0623

今天天好热，小卖部里进来一只企鹅，直奔冰柜，一手撑开门仰头对着冷饮发呆，看着像在犹豫挑哪个喝，但什么都不买，我知道它就是想凉快下，兜里没钱，也就没说什么，低头继续看报纸，但一下午来来回回七八趟，我收了报纸摘了眼睛从椅子上坐起来，把企鹅端正好面对面，蹲下来说企鹅同志，不能老是这样，我电费也是要钱的好吧。企鹅说啊我第一次，我把脑袋探出小卖部外，看到外边沿墙根儿排了一队企鹅，长得都一模一样！前头有个掐表的大企鹅，挥出翅膀说快了，它出来就该你了！坚持一下。

2020 0629

我刚开始在餐厅厨房学做面包的时候都是在周六早上，很早就要到，brunch要消耗掉很多面包嘛，还有午餐晚饭，意面，汤都要配面包，即使什么还没有点，也要给客人先端上一叠切好的baguette，配黄油或者意大利黑醋也可以，主厨安排熊教我做面包，我第一次去的时候，熊在灶前准备食材，跟我讲了怎么做面包，然后就扭头专心做今天需要的各种sauce，我和熊不熟，也不太敢问，就把面翻来覆去地揉，基本上把面团的任督二脉打通了那种，就差爆发的机会了，熊才想起来我，扭过头看了看说啊很好了已经，放烤箱里吧。从烤箱端出来的时候，熊看了眼说，holy s**t, looks amazing, 撕下来一片尝了尝，说OMG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面包了，然后给其他刚开始上班的人说面包多好吃，问我怎么做的，我很不好意思，说就是揉啊，像个机器人一样不知疲倦地揉就好了，没人喊停就继续，熊好像意识到自己有疏忽，说不是啦，你才不是机器人呢，给我看看你的手，我的手放在熊的大掌里看起来小小的。好像也不知道要说什么，熊说，就是让你不要害怕我。

2020 0704

家里空调坏了，打电话给售后，说下午人就到，我家顶楼向阳，热死了，把一个破风扇翻了出来，正在接线，门铃响了，说是来看空调的，开了门哇是一只背着工具包的企鹅，搬了凳子踩上去仰头开始鼓捣，说你家里确实好热啊，我正在开心说啊对不起我把风扇给你开了，吃瓜么冰箱里冻好的吃冰淇淋么你饿不饿我刚才在做饭，企鹅说不了干活儿呢，你把风扇固定下别让它摇，就吹着我可以么，对就这儿。啊我发现风扇有问题，只能手动固定，就托着风扇头对着企鹅一齐点头。趁着企鹅忙，腾出一只手在网上问上门的空调维修工是企鹅，怎么办？虽有炫耀的意思，很快就有评论：几只啊，要是团伙儿作案就可爱了。那边企鹅也修好空调了，拿遥控器测试了下，说没问题了，又从包里拿出一个客户满意度调查表，说麻烦帮我填一下吧，我说怎么写您才会再来呢，您就像夏天晚上的自然风一样。

2020 0704

02年开一辆夏利晚上在西站趴黑活儿，有次大半夜在出站口附近遇到一只企鹅，说去西直门动物园，我说您这是？企鹅说工作报道，火车晚点了，找半天也没人接。临上西直门桥被交警拦了，我嘱咐企鹅不要乱说话啊，就说你是我亲戚，一会儿我少收你点钱，不然我把你拉到我家平谷县卖桃儿去。企鹅倒挺配合，交警也没多为难，放我们走了，到了动物园门口发现连个值班的人都没，企鹅说我跳进去吧，我说头一次见工作这么积极的，行吧，然后把企鹅抱起来骑我肩上，从北展旁边一段矮墙里把它送了进去，站在墙头企鹅还扭身对我说谢谢，辛苦了，有点感动，也对它说好好工作，对得起人民。后来有次带家人去动物园，在企鹅馆看到它，冲过来对我喊亲戚！这里好无聊，想和您一起去卖桃儿。

2020 0706

记得喝多了，和朋友回宿舍散了之后自己半夜摸进了圆明园，一个人没有，九州清晏还在翻修，拜托园子里相熟的一只猫第二天代我去拍毕业照了，老师们还把前排的凳子让出来一个给猫蹲着，大家反而记住了整个读书期间不太存在的我。猫好像因此毕业了，学到了一些人类对过去的感受，我则一无所获，借着月亮，走过上下天光，走过坦坦荡荡，走过山高水长，停在映水兰香，一时不知道是在毕业前夕还是毕业之后。

2020 0707

餐厅恢复营业了，大家都涌了去，在夏天的patio喝啤酒，为了保证两米的安全距离，接待量下降了不少，我约不到人，但也想去下馆子喝啤酒，在餐厅门口排队等，前边是一只企鹅，服务员说就剩下一个两人桌了，这个时候想是会有人愿意拼桌，失望，企鹅指着我说，我们一起的。坐下来之后，我说谢谢你，我请你喝啤酒好了，企鹅说不必了，我有好多话想和所有对我抱有善意的人说，但又怕更多地打扰到他们，也只默默看菜单，默默吃饭，企鹅在吃一条煎鲑鱼，一边不停喝啤酒，也不说话，我也收了一颗想要社交的心，只帮它在鱼上挤了柠檬，结完账出门看见企鹅在门口的水泥地上趴着，匍匐前进，像在老家雪地上那样，看来是喝大了，我把它搀了起来，看到胸口已经出血了，带它去了医院急诊，护士说怎么也不管管就这么让它喝啊，就不心疼么？不是家属啊，那怎么刚签字了，我当然心疼了，企鹅，我签的名字是：很开心坐在它身边的人。

2020 0709

还有一次，外边下大雨，也没顾客了，我准备提前关了裁缝店回家，外边一只北极熊在屋檐下避雨，贴墙站着也湿了肚子，我说您进来躲雨吧，北极熊放下身子，从门里挤了进来，坐卧在地上，我煮了茶，问它没有伞么，熊说很少和雨打交道，没想到这么讨厌。又想雨衣可能更方便，说给您做个雨衣吧，不花时间，熊说好啊，麻烦您了。站在凳子上指挥熊展臂抬腿挺胸收腹，用铅笔记尺寸说您个子也太大了啊，有什么烦恼么，熊侧头对我说（正在用翅膀拿着卷尺端详），啊烦恼啊，被雨淋得多了吧。然后我找了一块防水布裁起来，完成后给熊试了，熊在镜子前边转了一圈说很喜欢，谢谢您。一起喝完茶，送它出去，外边刚好晴了，北极熊抬头对着天空说，还是会下雨的吧，那样我就可以穿着雨衣回来拜访您了，这是我重新和雨打交道的理由。

2020 0713

63年，我接受委托，独自前往南极大陆，在其腹地安装竖立了一个红绿灯，响应号召，又红又专，只设置了红灯，黄绿色从未亮过，返回中国后，上山下乡，在边境一个农场里打麦思索方向，收到生产队转达的信件，南极来的，信里企鹅们问还要等多久噢？

2020 0714

之前北漂，蚁居在西北旺，养了一只流浪猫，也不算养，分分合合，各取所需，我还买了一个激光笔在地板和墙上（还好出租屋里有地板和墙）逗它玩，后来它消失了，背着行李就走了，说是要去永远地抓住那个激光笔的红点，我无暇顾及这种本末倒置的行为艺术，每天还要累死累活在工地上开塔吊呢，激光笔还留着在口袋里，下班从塔吊上下来之前，激光笔红点在大楼买不起的毛坯房窗户之间游走，感觉从起点到终点都是空空，迫切需要一只大猫来安慰我，填满这些没人住的楼房，天空和城市，有天对讲机里通知让我下去，说有只猫找我，我有预感是它，到了地面，看见背着包带着安全帽的那只猫，站起来对我说，老李，我抓到它了，两只手掌捂得紧紧的，回家我给你看。

2020 0718

有一年夏天在奥肯那根山谷的果园打工，摘葡萄，和一只熊（black bear）分一组，我俩沿着一行葡萄架两边摘葡萄，对上脸了就聊几句，我那时候被工签，工作，学业，家庭一大堆事情麻烦着，想临时快速赚点钱在冬天之前离开加拿大好了，第一次在果园工作，第二天就全身疼了，还有几天热得难受，喘不上气了都，熊把背阴的那一边让给我，说你们人类身材小，能遮住，我也用不上，晚上和熊靠着一棵树吃葡萄，熊问我夏天之后去哪里呢？我说I'm not sure yet, but somehow everything becomes bearable now, thank you bear!

2020 0722

有年作为一只鸽子参加一次规格很高的节庆活动，我们鸽子排在最后等气球飞上天也被放出来飞到天空，像人组成的方队一样，每一个动作都要精确到位，飞哪里，飞多高，飞多久都有规定，人类从春天就开始训练到秋天，我们鸽子要从蛋开始挑选，但十万鸽子中混入了我这只鸽，说来话长，在我还是一颗蛋的时候，我妈把家安在了一个男的租的屋子窗户外边，我从蛋壳里每天晚上都能听见里边窗台上一个音箱里传来的音乐，空虚敲打着急意志仿佛这时间已静止 我怀疑人们的生活 有所掩饰...让所有的理想成灰 让所有的激情枯萎...Maybe I just wanna fly Wanna live, I don't wanna die...A green plastic watering can For a fake Chinese rubber plant ...如此生活三十年...旋转 跳跃喔 他感到飞鸟们也在头痛...听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歌，我妈后来说那个人还把耳机放在我的蛋壳上过，被她啄走了，但他人不错，我妈说，对我们很好。后来临时征集鸽子蛋，我就把人偷偷掏走了，开始为节庆训练准备，被看得很严，不然生出来之后想飞回去看看那个人还有妈妈怎么样了。训练的时候喊数字，在我的小鸽子脑袋里换成了简谱，想起来窗户里那台音箱里播放的音乐。最终出场的那天，我飞到规定位置，在最高处，看到城南河边一个男的骑自行车摇摇晃晃从仰头观看的人民群众背后经过，我觉得我需要掉头朝他飞过去了，从十万鸽子中

2020 0728

在夏天得到的一个荣誉，回答“形容一下吃到最好吃的桃子是什么感觉”：因为太好吃了你想小心翼翼地把它分享出去，教堂里代班主持婚礼的小熊猫牧师抱着你的腿仰头问你愿意么，你回答我愿意但想说的是我愿意和对面这个人分享那个桃子啦。

2020 0801

梦见去送外卖，地址是一处寺庙，备注很详细，某殿某侧108罗汉某汉子，那是我第一次仔细观察他们的异同，还是没有找到，请庙里的大师傅指点，大师傅看了订单，说黑椒杏鲍菇啊，我知道是哪个，大师傅领我到那个罗汉面前。

2020 0801

上次去公共澡堂洗澡，第一次去，hin紧张！池子里泡着一只熊，眯着眼睛，顶个毛巾，泡透了，个头儿小了点，熊泡好站起来出了池子，拍拍我，说搓个背？我：啊？不是，我不是师傅呀。熊说，现在就我们两个，互相帮助吧，澡堂里又没有树给我蹭。熊趴下来，我说，哇您这面积要加钱的吧。熊摊着身子说，加钱我愿意，都是我自己的，又不是公摊。轮到熊给我搓了，手劲大，力道足，我感觉替集体受了一点苦。

2020 0803

因为给人类带去了薄荷巧克力冰淇淋，普罗米修斯2.0被罚一辈子在猫的两只耳朵之间推着一颗巨石上下往来，那真是个令人着迷的世界呀，它承受了很多爱与善意的试探，诸位仙人都想知道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会不会比天上更美好，他每月在一份报告里写在这无限的往返中遇到了什么，普罗米修斯2.0写，life is absurd until you are touched gently by someone else.

2020 0806

家里养了很久的鹦鹉病了，让医生看了，说不行了，它太老了。鹦鹉好像也知道自己的情况，回家几日躲自己屋里不出来，有唧唧呀呀的声音传出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几日之后鹦鹉出来跳到我肩膀上说，时间不多了，我口述一份遗嘱给你吧。鹦鹉念了大约一页纸的内容，还让我录音下来，都是我没教过的词和句子，有些辞藻华丽到能让爱架着鹦鹉在陶然亭公园里吹牛的隔壁张九华目瞪口呆。鹦鹉说，没什么留给你的，这份遗嘱本身就是，不要再说我笨啦，我尽力了，还有，谢谢你，我不说话你也不介意。

2020 0808

和浣熊是二战在大西洋一艘袖珍英国潜艇里认识的，就我们两个，它是加拿大那边的部队，一开始派到北非，它嫌太热了，大家体谅它，问它想去哪儿，它说海里，就转移到了这边，没想到潜艇里更热，我负责指挥观测，它在旁边抱着炮弹填充，也是命大，我俩一直活着，我藏着从德文老家带来的一袋子花生，满月的时候我俩从海底小心浮上来，坐在潜艇上剥花生吃，窸窸窣窣，海面平静阔大清新，和在潜艇里不一样，浣熊说它们寿命太短了，即使战争胜利，活到最后，也差不多要自然死亡了，还算烈士么？划水摸鱼不好么？我说你这话我就当没听见啊，后来在潜望镜里看到好看的鱼或者云，都喊它过来看，诺曼底战役它被加拿大那边召唤回去到朱诺海滩参加登陆，我们拥抱告别，说柏林见，其实心里都没谱儿。战争结束之后，我回德文郡老家种花生，再后来收到一封信，是加拿大皇家海军寄来一封浣熊去世前写的信，信里说朋友，想到你，我此时波澜不惊，像我们在潜艇里时的那样。

2020 0818

"Naomi, 我今晚收到一封勒索信，某个外星人发到我的邮箱，地址后缀名是.universe, 内容是我们绑架了月亮，月圆之前不把赎金放在某个具体坐标的星座上，就撕票。邮箱提醒我谨防诈骗，Naomi, 这些邮件平时我是不会打开看的，可是今晚我不得不重视起来，Naomi, 今夜本该是月圆，晴空无月，像没有你一样。"

2020 0823

一群水果聚在一起交流自己第一次红的时候，我作为一个西瓜发言，不是因为秋天也不是因为某剧某综艺，95年拍一个电影《92年，我比西瓜先熟了》，我演那个西瓜，试镜的时候直接过，之后就被忘记了，跑龙套，蹲在角落里，镜头扫过的时候，保证不熟就行了，其实外边也看不出来熟没熟，但我觉得不能骗人嘛，就好好演，从里到外，要真诚，所以就一直忍着没熟，最后发现自己是道具组，不在演员列表，有点难过，毕竟付出了很多嘛，最后啊，就是有人敲我，彼时流落到海淀黄庄附近的一个水果摊，他侧耳谛听，也不置可否，总而言之很温柔，并不对我下判断，收听我的回应，我就是那个时候红的，我记得很清楚，八月末了，再晚就来不及了，所以很感激他。

2020 0825

我们还不曾准确定义被风吹过的感觉、它好像只能是一种喻体，不能说明自己，语言的惰性，导致我们迟迟不愿

意面对这个问题，而您今天却对着我说，像是吹过来一阵好看的风一样，我该怎么回答您呢，我苦苦思索一些大学物理课堂上的知识，比如我曾质问过田老师，没有气压的时候，是风消失了，还是两股风终于融合了呢？我抱着您的时候也这么不安地思考过。

2020 0826

梦见地球漏气了，抢险队按照修自行车胎的办法，把地球摁在水盆里，仔细寻找漏洞在哪里，最后锁定坐标，就是我本人，彼时在小区内倒垃圾，迅速被大手摁住，锉刀在身上来回挫，伤面也即我自己变得粗糙起来，被抹上胶水的时候，我好像意识到了什么，给你发消息说，亲爱的，我不回去了，你回复，至于么，不就是让你下楼倒个垃圾，可是来不及啦，我无辜而且别无选择地牺牲，巨大的补胎贴从头上盖了下来，地球每日每夜还在完美地运行，你在一些土地松软的时候，对周围有格外剧烈的感受。

2020 0830

之前在一个夜场打零工，做on-call shifts，找不到其他工作，要用钱嘛，在一个永远多云的地方，湖边住着一些脆弱的居民，云层随时遮住又翻开月亮，像是帷幕拉下来，我们在旁边待命，迅速出现，给月亮补妆，擦粉，高光，提亮，阴影……它已经很老了，依旧每夜如此工作，每次出现状态要更好，不然湖边的居民怕是更要伤心。有天晚上就我一个人值班，手忙脚乱，最后困得在云里睡着了，被经理踢了出去说不要再来，沿湖走路回家，黑漆漆一片突然亮了起来，遇见临时翘班的月亮，不管不顾从云幕中出来，被她送了一程，第一次被黑夜如此真实地抚摸过。

2020 0913

经常一个人在树林里散步，入秋之后遇到熊，很久不见了，说你又胖了，它点头说是的，很开心，正在不停觅食准备冬眠，我拿着相机，说合个影吧，冬天来得很快，下次再见就什么时候了，我和熊远远站好，想拍全身，相机是松下LX老款，定时拍照只有三秒和十秒，三秒太短，来不及，十秒太长，熊没耐心，站不了那么久，来来回回试了几次，熊说要是有人帮我们拍照就好了，可惜我没其他朋友哦，一只单独往南飞的燕听见落在相机上，说我来吧，又说我也想要一起，燕子飞得好快啊，我和熊还没答应呢，三秒内就站在了我和熊的中间，拍完燕子不想走，三个没有朋友的家伙又一起换地方换背景摆拍了好多张，电池都用完了。等拍照的时间感觉好慢，拍完照又只能说再见。

2020 0916

从大西洋最后一道海浪中浮出来，世界不大一样了，唯一的聲音是从沙滩上一个半埋在沙子中的坏喇叭里发出来的，重复一些人类最后关于重生的荒唐希望，我拖着尾巴把喇叭拿到一个废品站，想换个啤酒或是什么，老板不知所措，不知道称量怎么算，按废旧金属或者废旧人类的愿望。

2020 0922

那故事就长啦，熊放下酒瓶子，一开始是发现一些烂苹果，久了就有点酒的味道，但重要的是遇到一个魁北克人，他要做苹果酒，问我一种苹果在哪儿见到过么？我看了看图片，当然是画的，但我也认得那种苹果，就差不多是现在这个季节，我说我带你去好了，aller aux pommes! 最后找到了苹果，我们一起在树林里酿酒，快乐哦，后来他走了，啊他不是我开始喝酒的原因啦，他离开才是。

2020 0929

我还在档案室翻到了一本2053年某地某个普通居民的私人日记本，大致浏览下来，里边多次提到，为避免家里的智能电视无聊，此人经常和智能电视坐在一起观看对面的沙发，乐此不倦。沙发没有算法，总是出其不意，一篇日记的末尾写道。

2020 1003

高三的时候，过一种集体生活，每个人也只是愿望相似而已，一只企鹅代替生病的几何老师给我们上了几周课，刚好学到椭圆，企鹅没有归纳和分析，绝对经验主义，用脚能在雪地里趟出来一个标准椭圆，平面内到定点F1、F2的距离之和等于常数的动点P的轨迹，P，企鹅说，就是penguin，定点F1F2，就是我的伴侣和孩子，永远在那里，椭圆就是我冬天抓鱼回去绕着企鹅群寻找它们时走出来的轨迹。可是那两个点距离太近，几乎是同一个，那就是圆而不是椭圆了，我觉得企鹅还有一个定点，可能只有它自己知道，和工作，家庭，爱情都无关，一个纯粹属于它自己的地方，我当时一个高中生，哪里会想这多，只是盯着讲台上企鹅老师的椭圆肚子看。许多年后，我不想去上班，也不想回家的时候，也会钻进去一个F1或者F2，在集体生活里，有不太一样的愿望，但我也知道生活的轨迹还是一个躲不掉的常数，这就是定理。

2020 1006

我做监控的，太难了，不是订单少，是无效订单多，前几天和工人一起安装了两台互相监视彼此的摄像头。后来有次路过，听到两个摄像头讨论：太累了，我喊一二三，我们一起闭眼？

2020 1008

是的，我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这么说，夜晚在那里夜晚了很久，好像从来都是它在等待我。

2020 1010

兰州有年下雪很早，大片大片的雪花落进河里像是搅面疙瘩汤，我抱着家里的小羊去黄河对岸找兽医给它看病，羊皮筏子在河中央翻了，羊皮囊也很快散开，迅速流到下游，银川和郑州，我的小羊还在我旁边，它会游泳，我抱住它游到对岸，兽医开门看到瑟瑟发抖的我们两个，摸摸我的额头，又摸摸小羊的脑袋，说卫生所在后边一条街，小羊咩～。我烧退睡醒，好像很久已经过去了，想带小羊回对岸，已经找不到它了，我坐上一只新的羊皮筏度过黄河回对岸家里，这次没有意外。记忆是有错误的，一开始就应该是它带我去看病，又送我回家的。

2020 1011

有次去看心理医生，预约时间出了点差错，我和另一位病人企鹅同时出现在了医生办公室门口，我们彼此谦让说您先请吧，都觉得自己和自己的时间是地球上最不重要的，能因此与人方便，简直喜出望外，最后还是我先进去了，从窗户里能看到外边企鹅走来走去，像是钟表的摆锤，左右晃动，分秒不差，我已经忘了和医生说了什么，一个小时过去，我数了120次企鹅。从医生办公室出来，企鹅对我说，还好？我说没有什么比看到你如时间一样走过更好的了。

2020 1016

后来餐厅的delivery day都会看到送货的海獭，每次都要从口袋里掏出来一块儿石头躺地上给我表演怎么开贻贝，然后就把碎开的贻贝顺走自己吃了，并告诉我有空去加拿大的西海岸看看，在地上碎贻贝类似鲤鱼打挺，很没有必要的表演，太残酷啦，海獭捂住眼睛，我的故乡在海洋。夏天结束前我们已经成了好朋友，海獭最后一次送货给我说它要回卑诗省的海边了，19世纪就因为毛皮捕猎消失的海獭群今天又回来了，从阿拉斯加重新引进繁育起来的，那天服务员回到厨房告诉我们说，有个客人在留下来的小费旁边放了一堆新鲜的贻贝。我后来开始留心各种各样的石头，海滩，建筑工地，采石场，想找一块儿海獭砸贻贝最顺手的石头，类似厨师的案板，很讲究的，后来找到很满意的一块儿，还让朋友在上边刻了一首于谦的诗：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好吃的给海獭。可是在哪里能再见到海獭呢，后来有一年夏天，我沿着卑诗省海岸向北到阿拉斯加旅行，晚上扎营离海边不远，我听到一些绝对不是海洋的声音，海洋会剧烈也会温柔，但不会咋咋哒哒的轻巧，第二天醒来肚子上放着几颗贻贝，还缠着海藻，我走到海边把那块儿石头扔了出去，打水漂一样飞了很远。很久以后我听说当地的印第安人会模仿其中一只海獭碎贻贝时独特且标准的声音，已经成为语言的一种。

2020 1022

北极熊今年也打电话了：喂，对，又是我，马上又要冬眠了，今年也可以做我的紧急联系人么？

我：are you sure?

北极熊不知道人类世界今年经历了什么，我自己就打算糊弄过去了。

北极熊：yea, you don't have to do much, just stay there, stay in my mind.

我这么一个废物啊，也被遥远地需要着。

2019 1127

北极熊（打电话）：喂，我马上要冬眠了，紧急联系人可以填你的名字么？

我：可以啊，但为什么睡个觉还要填这个，会有什么意外么？

北极熊：可能是怕中间只有自己醒来了太孤单。

2020 1023

说到北方国度的极昼和极夜，想到布罗茨基写自己家乡圣彼得堡每年五月末的白夜，一年中太阳仅短暂地消失在天际，他说这是这座城市最梦幻的时刻，凌晨两点，不需要灯就可以阅读，城市里的房子在金黄色的光线下像脆弱的瓷器，一切都如此安静，你甚至可以听到邻国芬兰一个勺子掉在地上的声音，天空是透明的粉红色，如此明亮，几乎无法映照在淡蓝的水彩一般的河水中，最后的最后，他说在这些夜里，你是无法入睡的，因为相比眼前看到的这一切，你的梦要逊色太多，“On such nights, it's hard to fall asleep, because it's too light and because any dream will be inferior to this reality.”我只去过芬兰，圣彼得堡的一个火车站名字叫芬兰站，涅瓦河出口是芬兰湾。后来在伊朗设拉子和一个来自圣彼得堡的俄罗斯人相伴旅行了几天，毫无意外他名字叫Alexander亚历山大，在炎热的天气里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在我们两个莫名其妙的外国人身上，拥抱告别的时候，他说他要去山上，我说我去北方，他让我以后去圣彼得堡找他，三月份的时候他说搬到叶卡捷琳娜了，现在他又和我说他去了更远的西伯利亚，给我看早已经下雪的照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夜》写在圣彼得堡发生的故事，也许19世纪的圣彼得堡让人沮丧，远不是普希金曾夸耀的万邦来朝地方，“All flags wil come to us as guests!”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它是一个抽象的有预谋的让人不快乐的地方，所以小说的主人公会是一个靠幻想度日的人，而回忆自己家乡的布罗茨基说白夜的时候，这个城市里的人不需要睡觉，where a man doesn't cast a shaow, like water. 再见，亚历山大，“Suddenly the night has grown colder”，愿你在这个冬天的远方一切都好，我们会在某个最漫长的白夜相见。

2020 1104

海关抽检，工作人员一边翻包一边问，“Are you sure you don't have anything to declare? Don't try to hide from me and don't regret if later I find out myself.”

“I do have, yes, I did love her, and no regrets.”

2020 1104

16年美国大选的时候我还在读书，也丝毫不关心隔壁或者任何地方的政治，只记得班上一个波士顿来的美国学生像其他一些深蓝阵营的左派一样知道川普当选后迅速决定移民加拿大，之前看到她已经拿到了枫叶卡。众多左右人立场意见的因素，让我觉得民主选举常常只是一场数字游戏，相比任何主张政策党派权谋谎言承诺以及夸夸其谈的拉票手段，我还是对一些具体的个人的经历更感兴趣，虽然我又知道一个人太容易被所处的时代决定和左右了，成就或者毁灭，简简单单一个travel ban，一些人一辈子的命运可能就改变了，砍一个订单加一点税，另一个国家的某个工人可能就没办法养家了，但我还是不能对时代产生共情，它无法在我脑子里形成人类的可以用来交流的语言，我记得当时在看James Deetz的一本书《In Small Things Forgotten: An Archaeology of Early American Life》，一些被忘记的渺小的事情，第一章里有一段我至今都记得的文字，他找到1658年一个估价官在给某个房子登记造册的清单，在清单的最后，估价官加了一句话，“In small things forgotten, eight shillings six pence.” Deetz说，“In this he acknowledged things that he may have overlooked but that nevertheless had value.”太多人的一辈子如同这八先令六便士的一样，很容易就被忽略掉了，但却有自己的价

值，于是那个估价官把它们记录了下来，然后又被Deetz发现了，他开始了自己对殖民时期美国人究竟如何生活的研究。我自己也写东西，常常不明白为了什么写，又能写出来什么样子，如果真的可以找到一个理由的话，是我真的对时代厌倦了，任何一个忽略个人的时代都让我觉得疏远，我看到新闻里社交网络上我不能与之产生共情甚至厌恶的词汇的时候，就会想如果我有一点点字，哪怕仅仅只有八先令六便士的价值让别人发现并且在意了，我就已经很开心了，如果什么都没有发生，它们也会埋在某块地里，某片云上。

2020 1113

我是每晚给月亮上紧发条的人，一点一点圆，一点一点缺，依靠月球暗面机械发条的转动，天地怜悯，给身无一技之长如废物一般的我这样一份工作，我怎么能容忍有一点疏忽？是哪一天呢，又是为了什么，我看着手下的满月犹豫起来，把我也交给另外一个人吧，让他的手伸进我的后背，拧紧我的神经发条，让我在每一个第二天愿意继续工作，面对坑坑洼洼的日子和并不圆满的生活。

2020 1201

我记得很多晚上有一些话好像是借着打开的冰箱的灯光说的，不是什么新鲜的话啦，很多都是你重复说过很多遍的，已经枯干和有一些褶皱，像切开的黄瓜断面，或者圆白菜最外边的一层，但我还是爱听，半夜一起弯腰打量冰箱盘算还能一起吃些什么的时候，你说的每一个进到我耳朵里的字好像都有一个best-before date, 提醒我需要冷藏起来，可惜我37度甚至更热的身体里没有这样的地方。

2020 1207

昨晚梦见在野外被一只五步蛇咬了，还给我看了它的ID: 五步蛇, snake of last five steps, ISO质量认证过的，咬了之后五步之内必死，至今没有例外。五步蛇说，想好了人生最后五步怎么走了么？我说我还是想赌一下，万一你办的假证呢？五步蛇一点不虚，说那你走走看，我踏出一二三四步，怂了！我说再给我看看你证件，我传给局里有认识人的朋友，验证了一下，说是真的，让我好自为之。就剩下一步了，人生最后一步，我当时就禅定了，之后枯坐腐蚀风化成灰，居然还有一颗愤怒的舍利，被一个路过的人一脚踢开，滚了多远不记得了，但成为一个球体之后我不害怕了，因为我无始无终没有步数。轮回就是这样，为了一口气，不然我早撒手了，我对于世间就是这个态度。

2020 1207

雨季么，就是有很多雨水咯，从坦桑尼亚移民到洛杉矶的长颈鹿对我说，最重要的是你的心里湿润无比，因为期待已久。

2020 1210

躺沙发上看书的时候睡着了，手里的书一点一点往下掉，书里所有的字都紧张起来，涌上右上角距离地板最远的地方，混乱地挤在一起，蚂蚁过河一样团住把最重要的字围在最里边，先是标点符号，然后是不重要但很重的字，开始往地板上掉，叮叮当当，铁，领导，猛犸象，哈雷彗星，元素周期表，最悠长的假期……我醒了救下来马上就要掉下去的书，可惜晚了，只有右上角还留着一点字，是这个世界上最轻的几乎没有痕迹的字，经过黑洞也不担心会陷进去的质量，是不愿意打扰但又时常默念着的你的名字啊。

2020 1206

考了飞碟驾照，考试用的是手动挡老式飞碟，连个液晶屏都没有，高度速度等参数全靠感觉，考场统一安排在地球，最难就是停碟，高度要和地面保持在一个标准距离，误差类似侧方停车和倒车入库，教练教了我们很多小技巧，眼睛看哪里，怎么看，哪个点哪条线，角度多大，很多学生都挂了，因为从光速的飞碟里看，地球上的一切都是瞬息万变，海洋或山，银杏或鲸，没有稳定的参照坐标，我一次过，因为太知道和你的距离具体到多少的时候，我的飞碟我的一切就要失灵啦。

2020 1208

03年的时候，我还小，我爸常年开一辆核载XL,超载XXL的解放牌货车沿107国道去广州送货，从北方开车几天几夜才能到，有年夏天暑假带上了我，我什么都不会做，而且很快就对车窗外边厌倦了，每天就躺在后边睡觉，吃饭休息的时候会拍醒我，我爸一天两顿饭，中午12点，凌晨12点，因为我在，食宿才有一点变化，每次还加好多好吃的菜给我，我完全是一个额外的消耗品，跑一趟让收入多个小窟窿，即使如此我也不满意，因为每天大部分时间就是一直往南方开，一直往南方开，用青椒换香蕉，我每天瞪着车厢顶喊无聊，忘了从南方哪个省哪个市哪个县乡开始了，货车进入山路，有天晚上凌晨之后，我爸把我拍醒，说我绕路带你去看看猫猫隧道，我睡眠惺忪说什么？我爸把车厢灯打开，说就是隧道是一只猫猫，蹲在那里，我们沿着猫的腹部下边开车过去，猫猫最柔软也保护得最好的地方，一般人不让碰，也看不到，我问了好多人说今晚可以哦。于是我们就在一个山路转弯之后看到对面蹲着一只巨大的橘色猫猫，往天空伸爪可以挠下来几颗星星，沿山坡滚下来，我们把声音降低，速度放慢，不自觉得猫起来腰，仰头从前窗玻璃外边看，经过猫猫鼻子，下颚，前腹，肚子，尾巴，最后开了出去，我感觉像是在雨季水漫开之后的草原，一只刚刚开始经历第一个夏天的小河马好奇自信而且快乐地跟着前边爸爸在柔软的水草丛中开出来的路。第二天我醒了，我说爸，我做了一个梦哦！很开心。我爸哈哈哈哈，我们进入广东清远境内。

一年了，赏个买酒钱啦。